

对诗歌产生兴趣之初,让你与诗歌最接近的话是:“我在这里”。这是诗歌最初召唤你的声音,是每次进入一首诗歌深处听到的声音,是自己开始写诗时期望听到的一个声音。你相信对事物足够专注,便能听到这一句话。听到它,意味着无限接近真实。

真实,意味着去除各种虚假的干扰和诱惑,去发现和接受存在。这是诗的第一原则。这世界上有太多东西让人忘记这一原则。优美的句子,崇高的精神,深刻的思想,对善的渴望与学习,经常都会使人偏离真实感觉,或者感而不觉。无觉,就是没有听到“我在这里”这句话。

专注的经验,往来自极为特殊的体验时刻。那种将身心拉出表面世界,进入自我世界的力量,忽然与我们本身具有的力量融为一体,物与事,在感知中变得清晰明了,具有难以言说的质感和神秘。此时,便会发现,原来“我在这里”。而诗句,就是带人走入这种时刻的道路。走进一首好诗的核心,总能发现一个新的位置,发现新的觉知在战栗。

每一次深入的阅读,都会将人带入新的世界,发现新的自己,直到你知道这么多“新的世界”“新的我”就是真实的不同侧面和面相。在文学世界,真实永远不会具有终极形态,只有无限可能。某种可能性一旦在你身上实现,你便知道“我在这里”。

这种实现,永远服务于人的创造本能,永远都在反对陈腔滥调,脱离僵硬的认知体系,直面人在现实中的原初感知。阿伦特说人的基本特征是“对事物是其所是”的惊讶,海德格尔认为惊异是对存在本身的敞开。“我在这里”,就是一种诗意的惊异。

自从听到“我在这里”的声音后,日常生活就会变成一场浩大而持久的丧失之旅。从诗觉醒的目光,再次打量拥挤的街道、忙碌的工作和琐碎的日常,不由陷入怀疑,难道诗歌的力量只是一种不可再次踏入的幻觉?现实生活像一张网,想要再次获得那种可贵的体验,几乎是种奢望。

于是,抱着重返诗意的念头,生活变得如此沉重无聊,像还不完的欠款。在深夜,你坐在桌子对面,甚至不敢触碰它,因为你脑海里空空如也,一句话、一个字都没有。你心虚地打了一行

《不如去看芭蕉》创作谈： 感觉的位置

□唐 允

字,又删去,暗自感谢电子世界,让你不用留下糟糕的痕迹。过了很久,还是没辙,你开始模仿自动写作,把脑海里闪现的任何东西都记了下来,记了很多,但最后,只非常难过地把它们存放在草稿箱里。又一天,你一无所获。

在工作的间隙,一个念头闪现,你激动地掏出手机,在便签上匆匆记下关键字句。到晚上,你就此洋洋洒洒写了二十来行,满意地上床入睡。第二天你再看时,这首诗已变得极其糟糕,它是那么煞有介事,装腔作调,大而无当,跟你真实的感觉相差极远。真实的感觉?什么真实的感觉?你已经在怀疑:我有过真实的感觉吗?你只能掏出一本大师的诗集,对比一下,好好感受什么是真实。这时的阅读是痛苦的,这种功利之心甚至让你以为自己再也无药可救。直到你渐渐读了进去,又听到诗里的声音:“我在这里,你在哪里呢?”你回过头看那二十来行文字,删掉一行,又一行,删掉一个段落……直到剩下一行,直到剩下一个句子,一个词,无边的空白虎视眈眈。你小心地写下去,极其老实,用白描,用坚固的词语描述最踏实的所见所感。然后,一个谨小慎微的小散文出现在你面前。

你暂时放弃了,过了几天,又重复以上操作。

有一天,你停了下来,问自己:“我能成为一个诗人吗?”退而又问:“我真的能写出一首诗吗?”你深深地知道自己不能。这种局限性让你心灰意冷,也让你更加珍视从诗歌里获得的体验。然后,某一天,你的句子里有了某种实现的可能性,你听到了那个声音:“你也在这里”。

这样,你在自己的写作中完成了一次融合。亲身感受到了那个力量,也知道你不会一直拥

有它。第二天,你依然一无所有,一无所知,但你知道在被我们的生活实践客体化的世界中,有通往主观体验世界的路径,你可以再次走进去。你不会走同一条路。

你读了太多诗,也写了不少,进入了很多自我,有很多自我出现又消失了。你自知把很多假象当真,因为大多时候你未能听到内部肯定的声音。你已理解文明是种种虚构,你最终能依靠的就是感觉,直到在寂静中听到那个声音。你对自己是否能够把握自己生存的真实产生了质疑,更不用说时代和存在的真实。

于是你决定着眼于个人的真实,这是最直接可感的方面。你写到故乡的事与物,写到童年和少年,写到混迹市井的种种。你尽量以真实感觉为基础,也不排斥情感和判断,只是会更加严格地审视它们。并非“善”与“美”不在你的渴望之内,只是你害怕自欺。甚至,你觉得在原初的感觉里,就已包含了情感和审美元素,包含了诗的逻辑。同时,你觉得在对个人感觉的追索里,你也联系了他人、社会和时代,也会成为反思后的朴素确认,成为对存在的可能性的普遍理解,从个体走向典型,从现实走向超越。但对这一点,你很不确定,你宁愿将其悬置。

接着,你又发现,感觉的真实,并非是一板一眼的重述与呈现,而是一种创造,是一种从现实进入内心的跳跃与虚构,是一种生成。当那种真实的感觉在你这里已经具有足够的力量,就有可能通过诗句生成张力。这生成,就是诗的自由,由真实而来,通过材料的选择和再造(也就是虚构),从而在一定程度体现出人性的自由。也许,文字就是这样,必将从现实和内心的冲突中构建出一个“他者”。这个“他者”的位



▲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《不如去看芭蕉》。

置,就是现实之我和内心之我的分庭抗礼的地方,也就是感觉的位置,也就是意识和意志的自由得以实现的位置。“他”不断迁徙,流变,天然反对一切固化、僵硬的言辞与虚情假意。

你不再执着地追求自我的风格,人间的事与物和各种诗歌的倾向都一样带来激励。你并不认为“真实的感受”应该怎样,只是多少知道不会怎样,它神秘而深邃,又在普通的白昼和黑暗中潜藏、显露。你不再认为你对它的领悟应该构筑成一个统一的场域,不再刻意地试图建立自己的诗歌领地,更不会用自己的标准来限定生活与认知。你只是渴望着那种可能性,希望自己能够诚实地生活,认真地阅读,在矛盾和悖论中前行,一边反思,一边领悟。

诗歌,对你最大的意义,就是提供了在真实中实现自由的可能。读诗,写诗,就是你在人世間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。



一

阿锣和阿鼓是邻居。之前,他们两家和睦相处,不是亲人胜似亲人,可后来成了仇人。仇从何而来呢?

那年干旱,水库水位跌到低谷。开春了,水库迟迟不开闸门。村民们按往年节令育秧,秧苗成熟了,可仍然没水,无法耕田耙地,把村民给急坏了。村长向上反映,水库回复说可以开闸,但只能开5天。

大伙争先恐后蓄满田水,抢耕抢种,干得热火朝天。阿锣和阿鼓的水田都在水渠灌溉的下游,一上一下挨着。阿锣利用半夜去蓄水,夜里蓄田水的人相对于白天少一些。他蹲守到凌晨3点才蓄满1.2亩的水田,腰酸腿麻。

水库放水最后一天,阿锣去巡田,到了田边吓一跳:田水见底,而阿鼓家的稻田水却满满当当。他绕田埂巡查,果然发现一个有脚拇指大的洞。就在他将要堵住洞口时,突然想起了什么,往田野望去,不远处,阿鼓正向这块田走来。

“老鼓,你快过来!”阿鼓听见了,一路跑过来。“你过来看看,这么缺德的事你也干得出来?”“你说什么话?这不是老鼠洞吗?”

“洞口这么光滑是老鼠洞吗?”“这不是有牙子印吗?只是不明显而已。”“你我的田落差不过十来公分,老鼠有必要在这打洞吗?”“这洞分明就是你用棍子捅的。”两人争起来,仇就这样来了。

二

两家屋后各有块小菜园,菜园围着篱笆。阿锣家的菜园挨着阿鼓家,菜园这边有一棵石榴树,树龄有十来年了。“咻咻”,阿鼓手持镰刀把伸进菜园的石榴树枝削掉。“我家的果树碍你啥事?”阿锣叱喝。“都伸到我地盘来了还说不得我事!”阿鼓依然挥刀砍。这棵果树年年结硕果,搁往年,两家共享果实,不存在“侵地盘”的说法。可如今两家结仇了,看啥都不顺眼。

三

一阵急切的鸡叫声从阿锣家菜园传来。只见自家的鸡被阿锣追打,掷石头,扔棍子,迫得鸡上蹿下跳。“追我鸡干嘛?”阿鼓吼道。“谁让它进我家菜园!”阿锣说。“我家的鸡有个三长两短,跟你没完!”此事要搁以前,心平气和地把鸡撵出菜园就完事了,不至于这样大动干戈。

四

这一天,阿锣家的狗像往常一样到阿鼓家串门。阿鼓正在沙发上看电视。见狗进门,他抓起拖鞋掷去,鞋子不偏不倚打在狗额头上。狗落荒而逃。不料,这情景被在门口编竹筐的阿锣看到了,他把狗唤回家,抚摸它说:“今后别去他们家。”“爸,你真可笑!”阿锣的儿子见状说,“以前两家相处多好呀,现在被你们闹得多别扭。”“我也不想这样……”

五

这天是街天。阿锣、阿鼓几乎同时到候车亭等班车。此时只有他们两人在候车。车来了,司机说只有一个座位。阿锣抢先一步冲向车门,可阿鼓眼疾手快地把他往回拉,谁都不让谁。

“真逗!”司机说完开车走了。两人还在原地撕扯。“咕隆咔嚓”,一阵巨响传来,那趟两人都上不了的班车在不远处翻下路坎子。

阿锣、阿鼓同时循声望去,愣了许久。他们相互对望,不由地伸出了拥抱的臂膀。

谁能想到,生命竟然如此脆弱。此后,两家人和好如初。

(作者系本报签约作家)

拉棠村是县社科普及基地。“社科普及”四个字在这里从不是墙上的标语,而是融入日常的生活哲学。老人们坐在大榕树下,给围坐的孩子们讲述过去的故事。孩子们或许听不懂深奥的道理,却能从老人的眼中读懂:如今门前平坦的水泥路、夜晚明亮的路灯、丰收时满仓的粮食,都不是凭空而来的。

幸福的村庄

□韦炳旺(瑶族)

这样的村庄,总在危难来临时,显露出最动人的力量。当村民黄毓站在工地宿舍外遭遇意外的消息传回村里时,平静的村庄像被投入一颗石子,瞬间牵动了所有人的心。黄毓站是村里的壮家汉子,常年在外务工,每次回家都会给邻居的孩子带些外地的糖果,会帮独居的老人更换拐杖。谁也没想到,那个总是笑着打招呼的身影,会突然倒在异乡的路上,陷入昏迷,等待着一笔高达十多万元的医疗费。

黄毓站的家人拿着医院的诊断书,双手颤抖,眼泪砸在纸上,晕开了字迹。他们在村里挨家挨户求助时,声音里满是绝望:“医生说再不交钱,就没法继续治疗了,我们实在没办法了……”

最先站出来的是韦鸿瑞和黄高师。韦鸿瑞是村里的老党员,平时总说:“大家住在一起,就是一家人,一家人不能看着别人掉坑里不伸手。”黄高师是壮族人,家里种着几亩砂糖橘,去

年收成不好,自己的日子过得紧巴巴,却第一个拍着胸脯说:“再难,也得帮黄毓站挺过去。”。两人没顾上吃饭,就赶往村委会,一边写捐款倡议,一边挨家挨户通知。倡议书上的字不算工整,却字字恳切:“黄毓站是我们的兄弟,现在他躺在医院里,咱们拉棠村从来都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……帮他就是我们自己!”

倡议像一阵暖风,吹遍了村庄的每个角落。村委会的院子里,很快挤满了自发前来捐款的村民。在外务工的村民们,看到村里微信群里的消息,也纷纷响应。短短几天时间,就筹集到近五万元善款。

当韦鸿瑞带着韦启三、黄春宜等村民,把善款送到黄毓站家人手中时,黄毓站的妻子接过钱,扑通一声就要跪下,被大家连忙扶起。她眼泪不住地往下淌:“多亏了大家,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,黄毓站要是醒了,一定让他好好谢谢你们!”那一刻,院子里流淌着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善意,像山间的清泉,滋润着每个人的心田。

拉棠村的人们常说,幸福、团结、和谐,不是一句口号,而是邻里之间的互相帮衬,是危难时刻的携手同行。春天播种时,壮家的人会帮瑶家的人耕地,因为瑶家的地在山坡上,更费力。秋天收割时,汉族的人会帮毛南族的人摘砂糖橘,因为毛南族的老人多,人手不够。谁家孩子没人看,邻居会主动帮忙照看。谁家有人生病,大家会轮流去探望。

如今,黄毓站还在医院接受治疗,村民们会在微信群里问他的情况。有人托去城里办事的人给黄毓站带营养品,有人给黄毓站的家人送自家种的蔬菜,还有人主动帮他家打理地里的庄稼。

夕阳下的拉棠村,炊烟袅袅,歌声阵阵。壮家的山歌、瑶家的长鼓舞、汉族的秧歌、毛南族的傩舞,偶尔会在村里的广场上同台上演。孩子们在广场上嬉戏追逐,老人们坐在一旁笑谈家常,年轻人忙着给家里人打电话,分享一天的趣事。这平凡而温馨的画面,不正是人们心中最渴望的美好生活吗?